

“异化逻辑”还是“资本逻辑”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

□ 白 刚 张荣艳

摘 要: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时马克思的批判逻辑是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异化逻辑”,这一逻辑还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道主义”,还缺乏对资本主义深刻、全面的经济与历史分析。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的批判逻辑转变成了以“拜物教”为核心的“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抽象”,比异化逻辑更客观、更理性,借助于它,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刻解剖和批判。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并未用“资本逻辑”否定“异化逻辑”,而是实现了从异化逻辑到资本逻辑的“合理推进”。异化逻辑只有发展到资本逻辑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而资本逻辑也只有借助异化逻辑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

关键词:异化逻辑;资本逻辑;人道主义;科学抽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6)09-0080-06

在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异化现象只是马克思青年黑格尔时期的残余,标志着马克思尚未成功摆脱哲学话语而走向“唯物主义”。实际上,不管在马克思哪个时期的著作中,“从多维视角出发把‘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是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关键所在”。^①所以,在成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异化逻辑”恰恰是一个中枢,不仅科学和文学,而且生产体系本身都围绕着它旋转。^②由此可见,从“青年”马克思到“老年”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到《资本论》,并不存在阿尔都塞所谓的“认识论断裂”。《手稿》只不过是马克思“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的“先声”和“第一份粗略的草图”。《资本论》的

“资本逻辑”批判,正是《手稿》的“异化逻辑”批判的合理延伸和推进。

一、异化逻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道主义”

在资本主义社会,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③马克思在《手稿》和《资本论》中对异化逻辑的揭示和批判,运用的则是把二者相结合的尺度——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人道主义”尺度。马克思对异化逻辑的揭示和批判,是奠基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基础上的。对黑格尔而言,异化只是“意识”的一种状态,要通过意识自我运动的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12&ZD1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资本与自由:马克思政治哲学研究”(14BZX02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本论》的政治哲学解读”(13YJA72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白刚,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张荣艳,长春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另一种状态加以克服。费尔巴哈的异化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抽象的理性”(等于基督教的上帝,或者思辨哲学)对人类自然或者本来自然的破坏的控诉,是对西欧近代的能动性在它的奖牌后面显露出来的畸形性敲响的警钟。^④而马克思的异化逻辑,是对人在对抽象理性和抽象人道主义中的双重失落和变形的更深层的揭示和批判,他不满足于对异化现象的单纯认知性的克服,而是在涉及对象活动的现实领域中寻求解答。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手稿》中具体总结和揭示了人与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劳动本身的异化、人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四重内涵”。异化这“四重内涵”的揭示,既是对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中真实生存状态的描述,也是对人被异化逻辑统治的实质的深刻反思和批判。

在马克思异化逻辑的视野里,追求物质利益的资本主义表面上是世俗的,但实际上却是受异化逻辑支配而迷信的。“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⑤所以在异化逻辑的支配下,财产的所有者本身被转变成“财产的财产”,也即作为主人的人成了财产,财产反而成了主人,这就是异化的颠倒力量和逻辑。马克思《资本论》中称之为“商品拜物教”的东西,在《手稿》这里第一次表现出来,尽管这里还缺少后来的全面性、分析性的经济和历史背景。在《手稿》中,马克思主张异化逻辑的克服是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⑥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继续了《共产党宣言》的主张“消灭私有制”,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迈进。在此意义上,“扬弃私有制”是从《手稿》到《资本论》不变的追求,异化逻辑只有发展到资本逻辑

才能获得其全部意义,而资本逻辑也只有借助异化逻辑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所以说,马克思的《手稿》正是从一个关键概念——“异化劳动”出发,思考了政治经济学的矛盾——人与物关系的颠倒,并在《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通过这一矛盾思考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范畴,从而最终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中解决了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矛盾。

为了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反对国民经济学家(包括哲学家和神学家)共同对社会现实所做的抽象的、逻辑的和思辨的表达:“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特别是,“国民经济学没有向我们说明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原因”。^⑦而作为哲学家的黑格尔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也只是看到了劳动创造财富本性的积极方面,却无法察觉资本主义社会伴随劳动出现的异化状况。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弄清楚”所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及经济范畴,如私有财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本质联系”。这对马克思提出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又内在矛盾的难题:一方面,它要求马克思的理论水平上升到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更高的抽象阶段,因为不这样就不能把他们所表达的抽象公式和规律归纳为一类东西;另一方面,解决这个任务,又必须克服对经济生活的抽象研究方法,必须使经济成为理解劳动者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基本要求的锁钥。^⑧在此基础上,青年马克思发现和提出了可以运用于两个似乎相互排斥的要求的“异化劳动”范畴。这个范畴既说明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过程的特征,又说明了一种完全是日常的、最明显地出现的东西——劳动,而且是从劳动的最本质方面——异化来表明无产阶级的根本地位。也就是说,马克思以劳动取代黑格尔的精神,同时添加了针对劳动的费尔巴哈的术语“异化”。马克思开始用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异化逻辑”对国民经济学家进行批判,并试图以之为轴心来建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体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

学就是按异化劳动规律而非自由劳动规律运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观念,按其批判力量来说确实是罕有的伟大精神创造之一。

马克思借助“异化逻辑”,首先推倒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主要崇拜偶像,然后摧毁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说为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所谓体现自然对抗利益的理性和谐的庙宇。^⑨现在马克思就来撕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身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圣经的虚伪法衣。被剥去华丽外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现在已不再是促进国民经济繁荣的科学,而是使少数人靠国家多数人的破产和贫困来发财致富的科学了,因为这种学说是无人道的,是自私自利的,它的真正结果是造成社会的不幸。马克思通过“异化逻辑”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对象无非是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明确地将生产商品的劳动主体置于异化逻辑之中来进行论述,进而也指出作为异化逻辑的深层阐释,必然追诉到资本逻辑。所以说,异化命题为马克思成熟时期作品中的经济学分析和批判明确了方向并使之具有内在生命力,但异化的扬弃却需要在瓦解资本逻辑中完成。

二、资本逻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抽象”

青年马克思用“异化逻辑”来分析和说明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以及无产阶级的状况,虽然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先进,但毕竟是马克思初次接触经济学,仍然是感性描述和道德谴责有余而深刻的历史-经济分析和批判不足。随着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思已不满足于先前的“异化逻辑”的不足,而逐渐转移到运用“资本逻辑”上来。如果说,“异化逻辑”还容易用人道主义的外衣把资本主义的病症半掩半盖起来,那么,“资本逻辑”就是要用外科医生的解剖刀把资本主义这一病体彻底剖开,分析和切除毒瘤。故此,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明确强调:自己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⑩在此意义上,资本逻辑就是全面分析和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抽象力”和“解剖刀”,它是比异化逻辑更高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有效武器。

随着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马克

思的论证方式和批判风格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资本论》冷静的、注重客观细节的分析和叙述与《手稿》完全激情的道德谴责和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马克思的批判对象和理论宗旨并没有变,《资本论》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宣称的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济方面的一种详细研究:1844年在哲学上拟设的东西,现在通过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工具进行的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分析得到检验和辩护。^⑪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仍然借助和运用异化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指出: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劳动者“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入所有的产品中”。^⑫可以说,《资本论》不仅是一部关于价值规律的著作,而且同样也是一部关于“异化”的著作。《资本论》提出的“剩余价值”就是异化导致的最大结果,而资本逻辑就是最本质、最全面的异化逻辑——它是“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取代“现实的人的理性和个性”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一异化逻辑,导致“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假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富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的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⑬正是借助“拜物教”及其批判,马克思的《资本论》才揭开了商品、货币和资本之谜,也即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谜。由此可见,在《资本论》中,作为“拜物教”出现的异化理论仍然是一股非常积极的批判性和建设性力量,它在《资本论》中已经被转化为一个全然不同的非哲学或后哲学的维度。^⑭这也正是《资本论》高于古典经济学家、哲学家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伟大之处。

通过《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分析,马克

思发现异化的不可避免(或自由的不能实现),并不是个人或者个别社会群体(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险恶用心所造成的结果,而是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之“经济结构”导致的恶果。这一经济结构,在《手稿》中马克思初涉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并不是十分清楚和自觉。但到了《资本论》时期,马克思就从历史的高度自觉地提了出来,这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座架”的“资本逻辑”。在马克思看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分析在一个受资本逻辑支配的制度下无法支配自己生存的个人和集体的异化。也就是说,通过资本逻辑才能更好地把握和阐明异化逻辑。所以马克思强调,异化“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⑤为此,海德格尔在晚年的讨论班上,也专门指出马克思高于和优越于以往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之处就在于,他既关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又关注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而这一架构,也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颠倒关系——资本逻辑。在《资本论》中,商品、地租、利润、利息、工资、货币和资本等一系列具体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形式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马克思用这一概念概括和表征了资本主义这个“新时代”。所以,《资本论》这个标题能够传递在这部著作的其他部分所表达的资本主义的整个运作过程。因此,把“资本”看作是核心概念,这就让马克思能够用最少的初始条件进入到经济争论当中。而如果选择了“异化劳动”,那么将至少需要像《手稿》中那样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哲学和人类学。^⑥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确实是用“资本逻辑”这一更科学、更理性的“抽象”取代了还具有感性和人道主义色彩的“异化逻辑”,但它并未抛弃和否定异化逻辑。实际上,马克思也经常是在“异化”的意义上揭示资本的内涵的——资本作为吮吸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力”,正是“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的结果。^⑦

如果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物质表现,那么,资本逻辑就是异化劳动的逻辑表现,它从逻辑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马克思把资本逻辑描述为“一种对经济范畴的批判,如果你喜欢的话,还可以把它描述为以批判的态度来剖析资产阶级的经济系统”。^⑧可以说,资本逻辑既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理解

资本主义的一种方式。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表现了它们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内产生的一些发展,这些特殊经济范畴都能够从异化劳动中推导出来。而《资本论》就是对这些经济范畴进行条分缕析的最杰出代表:“在这部不朽的著述中,马克思沿着私有财产——因此也就是根据异化劳动——而进出自如成了形式的主人,揭示了早在1844年对他来说就已经非常清楚的大多数关系。”^⑨所以,资本逻辑批判“既意味着对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视为绝对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所作的批判,又意味着对这种经济方式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中有限的理论自我意识所作的批判”。^⑩这就是说,《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这种发展所需要的理论架构的“双重批判”,也即对“异化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全面批判。

三、从“异化逻辑”到“资本逻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理推进”

实际上,我们应该视为问题的不是一味地主张《手稿》和《资本论》之间的断裂,而是探寻“异化逻辑”中包含着怎样的缺陷,并通过对这种缺陷的自觉地揭示,来追踪马克思是如何向“资本逻辑”推进的。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理解经济的各种现象的方式,以及在理论上对那些现象进行整理,并将之体系化的工作方法,太拘泥于外在的经验世界的直接性,是一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异化逻辑”还具有过多直接的感性成分,必须代之以更理性的作为“抽象力”——“具体的抽象”的“资本逻辑”。虽然借助于异化逻辑,马克思才能构成某些方面与现实相类似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画面,并包括这一发展的远景。但是,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的现实性到一定阶段时,马克思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即作为极其普遍范畴的异化,在了解一系列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过程的具体形式方面,就失去了其启示的价值,更为关键的是借助异化逻辑不能解释异化的产生。这一情况促使马克思不得不转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和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深刻解剖和分析的“资本逻辑”。

马克思异化逻辑的发展演变,从宗教异化出发,延伸到政治异化,为的是要把政治异化引导到它的基础——经济异化上来。这一演变表明,异化逻辑从《手稿》到《资本论》,一直贯穿其中。只不过

是在《手稿》中异化逻辑是显性逻辑,而到了《资本论》就转变成了隐性逻辑,而资本逻辑却代之成为了显性逻辑。所以说,马克思并不是抛弃和否定了异化逻辑,而是用资本逻辑代替了异化逻辑,也即用商品(货币、资本)拜物教学说代替了异化学说。只因为资本逻辑较异化逻辑更确切和更适合对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全面解剖和剖析,这实际上标志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发展和跃升。可以说,《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论证分析,如果不在《手稿》异化逻辑的语境中加以理解,是没有意义的;而《手稿》的异化逻辑如果不上升到资本逻辑,也是不彻底和不全面的。马克思《手稿》的思想可集中浓缩在两个方面:批判性思想集中在“异化劳动”,建设性思想集中在“人类解放”。但随着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接受和深入,上述二者就具体化为《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市民社会(资本主义)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也就是说,《手稿》的“异化劳动”概念中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后来“清晰化”和“抽象化”而深入成为《资本论》的“资本”概念,人类解放的理想成功地转移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既然资本确定无疑地造成异化,则只要资本继续存在,劳动条件的任何改善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的处境,因为不可能在不消灭资本逻辑的条件下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人类劳动的异化性质。所以,瓦解资本逻辑是消除异化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这正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根本任务。

在《手稿》中,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把应予以论证的对象假定为前提,而不是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以及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以及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④可以说,马克思在《手稿》中只是看到和指出了国民经济学存在的问题,但并没有解决问题。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只有到了《资本论》通过“资本逻辑”批判,才真得以正完成。《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表明,异化在经验上是可证明的。《资本论》就是一部从日常生活和经济现象出发的历史-经济分析性著作,它通过对政治经济“科学”的批判,最终上升到对注定是“逻辑的”和“思辨的”概念关系王国的揭示与探索,而不是相反。如果说,对宗

教的真正唯物主义的批判,既不在于纯粹地抛弃它(鲍威尔),也不在于简单地把它人本化(费尔巴哈),而在于积极地寻求创造剥夺宗教的来源和影响力的事态;那么,唯有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批判才能接替对宗教的批判,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它具体揭示了从崇拜“神圣形象”——“上帝”到崇拜“非神圣形象”——“资本”的实质和秘密。从宗教批判到拜物教批判,表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要求没有十字架的皇冠,他要求通过尘世的幸福来庆祝胜利”。^⑤实际上,马克思后期的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著作,也遵循了他在《手稿》中提出的要点和制订的计划:“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没有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⑥所以说,《资本论》的资本逻辑就是《手稿》的异化逻辑的必然的逻辑推进和历史发展,异化逻辑必须通过资本逻辑才能落到实处。

马克思在《手稿》中所阐述的异化概念及其逻辑,仍然是《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概念基础和逻辑前提,它决不会为“老年马克思”所抛弃和否定,而只是以转换了的面貌和形式继续存在于《资本论》中。这实际上也就是从《手稿》中“宗教批判”到《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的转换。可以说,马克思正是在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具体分析和揭示中,也即在资本逻辑的阐释中,才彻底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异化问题”的批判和改造。“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的;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⑦但是,无论从哪一种具体的异化领域来反对异化,消灭私有制是废除一切异化的真正基础。“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⑧所以,马克思强调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但这种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采取的不是“精神罪孽”的形式,而是“商品统治”的形式。

这样,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了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了对政治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在从宗教批判过渡到对人的物质关系批判时,并没有简单地把对宗教的批判抛在脑后,而是在一个更新、更高的层次上——拜物教形式继续对宗教进行了深入批判。实际上,“通过分析来找出宗教迷雾的尘世内核,要比反过来从现实的生活关系中发展出被美化了的形式容易得多”。^⑤也就是说,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只是“温情的无神论”,而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则要严厉得多,可以说是一种“无情的无神论”。而这后一种正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所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任务就是分析现实世界内部的一种使宗教(异化)成为可能的那些特殊矛盾和迫切需要。对马克思来说,“无神论”不再是一个神学问题,也即不再是反对异教和基督教的诸神的斗争,而是一种反对尘世偶像——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斗争,也即批判“拜物教”的斗争。这正如柯尔施所言:“在这种对经济的‘自我异化’的哲学批判同后来对同一问题的科学论述之间内容上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并已在1859年《批判》等著作)中,通过把经济学所有其他的异化范畴归结为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而赋予他的经济批判以更深刻和更普遍的意义。”^⑥异化逻辑在资本逻辑中转型和升级了。

当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抽象的一般性重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规律,而这种视角与《手稿》不同的时候,他是正确的。但阿尔都塞没有看到,马克思所关心的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动力,它的进步意义只有通过这样的发展才能体现出来,即工人阶级(以及与之相随的所有个人)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基础上,从他们自身所创造的物的依赖性、异化和物化中解放出来,也即资本逻辑提供了克服异化的条件并孕育了扬弃异化的可能。因此,只有当人们在关于被设定为资本主义社会之“客观可能性”的那一目标的远景中把“资本”理解为“批判”的时候,资本逻辑的全部意义才能表现出来。^⑦这就是说,马克思异化逻辑的完全的、真实的意义,只有通过彻底的资本逻辑批判才能最终实现出来。所以说,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异化逻辑与资本逻辑实际上说的是“同一种声音”,都是对资本主义拜物教世界的秘密

的揭示和批判,只不过是资本逻辑为这一谱系增加了独特的分析的、历史的和经济的维度。在此意义上,确实可以说《资本论》的马克思就是“武装了”的《手稿》的马克思。不过,从《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批判的逻辑虽然有所转换和提升,但批判的出发点和宗旨,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却像一根红线贯穿其中,始终未曾改变。因此在金融资本狂欢的今天,“将《资本论》诠释为对他或她个人生活意义的所在是我们每位读者肩负的使命”。^⑧

注释:

①①①①①①[美]奥尔曼:《异化: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236,213,204页。

②[美]杜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③⑥ ②③④⑤[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78,46,47,58,125,78-79页。

④[日]山之内靖:《受苦者的目光:早期马克思的复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2页。

⑤⑩⑫⑬⑭⑮[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17,8,658,89-90,429页。

⑧⑨[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54,244页。

⑪[以]阿维纳瑞:《马克思的社会与政治思想》,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版,第133页。

⑭[美]詹姆斯:《重读〈资本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81页。

⑰[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⑱⑲[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58页。

⑳[德]卡尔·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5页。

㉑[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

㉒[美]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责任编辑:刘君)